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 ——以主角內心 and 命運為研究對象

翁琳璐 *

摘要 嚴歌苓在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中通過細膩的筆觸，生動傳神地呈現出了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精神世界。本文從主角內心與命運的角度對《媽閣是座城》進行分析與探索，通過分析主人公梅曉鷗的成長經歷和性格，而非小說中隱喻的輪回宿命論，展現其命運走向的必然性，體會嚴歌苓以人物帶動情節的創作方式。

關鍵詞 媽閣是座城；嚴歌苓；人物內心；人物命運；創作方式

以澳門為題材的現實主義小說並不多，知名女作家嚴歌苓在寫出《陸犯焉識》《金陵十三釵》《芳華》等優秀的歷史敘事小說後，把目光聚焦在澳門，創作出一本以澳門為背景，反應人性的現實題材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嚴歌苓在談本書創作時指出：“基本上，我認為文學就是人學。好的文學一定是以人物的命運和內心為主，寫作主要是為了這個‘目標’（Goal）。文學應該是心理學的一種延伸和補充，它截止在心理學停滯的地方。它是一種藝術的形式，文字是人類對自己自身的一種認識。”¹因此，本文將以主角內心 and 命運為核心，展開對嚴歌苓長篇小說《媽閣是座城》的探索。

一、人物內心

女主角梅曉鷗的先祖梅大榕早年出洋去番邦淘金沙，卻因深陷返鄉回廣州的船上的賭局而輸光辛苦賺來的所有積蓄，從而三次回鄉又三次原路返回番邦金山，第四次返鄉迎娶吳梅娘後，在媽閣海關外的賭檔裡，輸光了吳大娘以一己之力苦心經營的桑林產業，只能重回番邦，但依舊逃不出“賺錢—輸光—再賺錢—再輸光”的閉環，在最後一次輸掉所有財產後絕望

地跳進太平洋自盡。這段心酸的家族史，讓梅曉鷗“看到媽閣海灘上時而撈起一個前豪傑時，總會覺得鹹水泡發的前豪傑們都長得一個樣，都是她阿祖梅大榕的模樣”。²

曉鷗幼年生長在一個不完整的家庭，並且無法得到來自繼父和母親重組家庭的關愛與溫暖，即便是後來與親生父親恢復聯繫後，在父女的溝通中，也總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展露自己的內心，只能通過講述母親和繼父之間失敗的夫妻關係來換取親父的關懷，“凡是有關母親和繼父的壞消息，都能改善父親的心情”。³

由此可見，這段荒唐而不光彩的家族史給梅曉鷗留下了深重的負面歷史烙印，而在缺乏關愛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梅曉鷗無疑是敏感多疑的，“她不能不懷疑，她靠懷疑保護自己”。⁴由於幼年沒有被好好地疼愛過，獨自遊走在成人世界的梅曉鷗從小就學會了察言觀色，她的生活是戰戰兢兢，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即便是面對自己的生父也是小心翼翼地討好，企圖獲得一點看似與平常父女一樣的親昵情感連接。儘管這種看似親密無間的父女關係很擰巴，但對於長期缺乏親人關愛的曉鷗，也是視若珍寶。然而在與至親的交往中，曉鷗也無法袒露真實的自己，而是需要偽裝成父親喜歡的樣子。這樣的曉鷗善良又懷有心機，她是自卑

*翁琳璐：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的，不相信真實的自己就值得父母無條件的寵愛，而是需要小心機去投其所好，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曉鷗在面對他人流露出的一點善意時，總是容易受寵若驚，感激不盡。

“一個女孩如果擁有足夠的父愛，會有足夠的內在力量去主動爭取幸福，她會看重自己，珍惜自己。一個擁有父愛的女性，會較少出現心理問題，她可以調節自己的情緒，找到讓自己快樂的方法。與之相反，很多缺少父愛的女性，總是在饑渴狀態下尋找愛，她們經常會陷入愛上已婚男士的尷尬處境，因為她們並不知道甚麼樣的男士是值得自己去愛和付出的。她們總是看錯人，結束一段關係又投入一段更錯誤的關係。像自帶負能量的磁場，總會吸引一些劣質男來身邊。”⁵ 在成長的過程中，梅曉鷗並沒有得到來自父親（包括生父和繼父）的愛的力量，相反，她漂泊無依，受到的更多是來自扭曲家庭關係的漠視和傷害。雖然她極度渴望愛，但又因自己自始至終都沒有感受到家庭裡良好夫妻關係的示範，所以不懂得辨別怎樣的伴侶才是值得自己付出真心的，不明白能帶給她真正幸福的伴侶所應該具備的甚麼樣的品質。而“愛自己，珍惜自己”更是梅曉鷗沒有修過的功課，在別人讚美她的名字時，她卻不斷貶損自己，給自己名字打上負面烙印：“海鷗是最髒最賤的東西，吃垃圾吃爛的臭的剩的，還不如耗子，耗子會偷新鮮的東西吃。自己跟鷗鳥一樣，是下三濫餵肥的。”⁶

敏感多疑，善良又懷有小心機，沒有安全感，缺愛自卑，不懂珍惜自己的梅曉鷗躍然紙上。

二、人物命運

作者嚴歌苓指出：“我認為我是以人物帶動情節的，每個人的性格會出現怎樣的行為？會把故事引領到哪個方向？由情節決定人物並不是我的創作方式。對我而言，每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故事，他的一生要怎樣去走，肯定是其性格使然。”⁷ 人物內心世界的發展決定了

人物命運走向。於是了解女主角梅曉鷗的人物內心世界後，就不會輕易苛責其聖母光環，會明白梅曉鷗看似讓人難以理解的行為背後都有其深層的原因，有內在的邏輯與心理支撐。

正是因為從小極度渴望愛，在十八歲那年碰上了能給她快樂和關愛的盧晉桐時，便如同溺水之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義無反顧地投入盧晉桐懷中。而又因為從小敏感多疑，抱着對世界的懷疑過完了幼年及青年，“懷疑累了”，在下一刻碰上自己心愛之人時，認定他是父親朋友的兒子應該是可靠的，便不再去“考證”，於是稀裡糊塗地做了第三者。“她跟男人的老婆平行存在了四年，就像一條繁華大街和街面的小水道。只要下水道不氾濫，在街面上漲它污黑的大潮，繁華街道一般意識不到下水道的存在。”⁸ 梅曉鷗默默地忍受着在黑暗中流逝的滋味，儘管受夠了盧晉桐的賭博，但面對盧晉桐用剝掉自己一根手指的方式去發誓悔改時，曉鷗還是選擇了原諒。但賭徒的話怎可以相信，盧晉桐在短暫的悔改後賭癮復發，輸光身家的他故技重施，想再次用剝手指的苦肉計去求得諒解，可這次被傷透心的曉鷗沒有回頭。付出全部身心的愛情竟敵不過賭博的誘惑，曉鷗迷失了，她要用自己的方式報復這個摧毀自己組建溫暖家庭夢想的男人：在澳門的賭場做起了疊碼仔，看着賭徒們沉淪。

但從上一段糟糕關係中脫離出來的曉鷗並沒有修得識人的學分，在曉鷗以往的人生中，沒有人曾走進她的內心，體會她在成人世界獨自成長的艱辛，所以長大後來自陌生人的一點點善意就足以讓她感動不已。作為商人段凱文的“疊碼仔”，面對段凱文老道的善解人意，通情達理，在自己困難窘迫時的一句溫柔的“你一個女人，不容易”就讓曉鷗紅了眼眶，心存感激。以至於後來在段凱文輸紅了眼，拆東牆補西牆，用盡各種手段逃債時，曉鷗每次在關鍵時刻都拿不出疊碼仔在催債中對待客戶該有的無情無義，一再善意地相信段凱文的人格和與之初見時留存心中的美好形象，為了驗證友情一再寬恕，卻一再被段凱文騙取自己的錢財重上賭桌。

文學與藝術

而對於第一次見面就讓曉鷗心底泛起漣漪，氣質清奇的演出者、才子史瀾奇，自卑缺乏安全感的曉鷗更是對其產生了漫長的情感依賴。“這個不成器，扶不起的老史。這個知道他扶不起還在鏗而不捨地硬扶他的梅曉鷗。她恨透了老史，因為老史已成為一堆污漬，可他對梅曉鷗還是一味藥，雖然是早先吃下去的，但功效一直在作用她。而每次見他，聽他，想他，功效都會擴大一回。”梅曉鷗內心對愛的渴求，對老史才華的憐惜，以及因善良的本色而引發的老史是被身為“疊碼仔”的自己引導進入賭場才輸掉上億資產的愧疚，都使得曉鷗在史瀾奇債台高築時沒有苦苦相逼，而是想盡辦法說服他重整旗鼓，甚至當其在越南賭場輸掉近千萬時賣掉自己的別墅為其抵債。由“曾經的幾千萬身家”變為“無產階級”，曉鷗雖喪失了金錢但得到了來自史瀾奇樸素真實的愛，渴望家庭溫暖已久的曉鷗感到“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質變是向內的，是只能悶聲品味享受的。她坐在廚房的桌邊剝嫩豌豆，滿心恍惚惚，斷斷續續的白日夢。此刻生活的無目的的就是最美好的目的。在這個季節能吃到親手剝的新鮮嫩豌豆就是生活的質變……只要兒子愛她，老史也愛她……不，只要他們倆允許她愛他們，隨便她給多少愛都不嫌膩，質變就達到了恰恰好的度數……。”⁹

然而梅曉鷗等來了老史的浪子回頭，卻最終沒等來他的愛情。老史以愛之名最終選擇了回歸家庭，回到了遠在溫哥華的妻兒身邊，留曉鷗一人獨自消化這熾烈燃燒又迅速熄滅的刻骨銘心的中年愛戀。

三、餘論

評論界有學者以《媽閣是座城》中的輪回宿命論來解釋小說的主題表達，並認為宿命論過於牽強，無法從邏輯上解釋梅曉鷗的命運走向。而筆者以為，不應當僅以小說中作者隱喻的輪回宿命去解釋小說的主題表達，更不應僅從邏輯的角度去理解梅曉鷗的命運轉變，而應當從“文學心理學”的角度，從作者的創作方

式去把握、解釋小說中人物的內心和命運走向，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說中作者對人物的塑造和表達的思想。當然，除此之外，嚴歌苓在《媽閣是座城》中對賭場氛圍，賭徒心理和無節制的欲望以及人性都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畫，值得繼續去思考、探索。

註釋：

1. 嚴歌苓、李觀鼎、姚風：《雋文不朽：〈媽閣是座城〉2014年澳門文學節對話錄》，《澳門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2014年第3期（總第74期），第82頁。
2.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8頁。
3.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60頁。
4.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56頁。
5. 唐以琳：《為何家也會傷人》，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第178頁。
6.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3頁。
7. 嚴歌苓、李觀鼎、姚風：《雋文不朽：〈媽閣是座城〉2014年澳門文學節對話錄》，《澳門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2014年第3期（總第74期），第82頁。
8.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42-43頁。
9. 嚴歌苓：《媽閣是座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375頁。



